

我们身边的非遗

覃梦云

2025年春晚，我从电视上见识到了许多非遗项目，看着这些古代劳动人民遗留下来的智慧结晶，为之赞叹、为之倾倒之余，不由心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多少非遗呢？有哪些已经失传，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还有哪些非遗得到了传承？”

带着这样的疑问，大年初一，我们一行人从县城出发，驱车半个多小时，来到武宣县桐岭镇下盘古村，观赏了一场生动神奇的翡翠鸟舞。

翡翠鸟舞是自治区级非遗项目。问了“度娘”才知道，截至目前，武宣县有包括翡翠鸟舞在内的十二项非遗项目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武宣县是壮族人民的聚居地，这里盛行盘古文化，崇拜鸟图腾。相传三百多年前，盘古村有个罗老汉被财主逼死，葬在河边的荒坡上。第二年清明节，罗老汉的儿子去扫墓，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祭品，跪在父亲坟前哀泣。忽然，一只翡翠鸟叼着一条鱼放在坟前就飞走了。罗老汉的儿子看着飞走的翡翠鸟，心里十分感激，用那条鱼祭拜了父亲。后来，罗老汉的儿子把这件事告诉了儿子的儿孙，儿孙们都被温顺善良又懂人性的翡翠鸟所感动。为了感谢翡翠鸟的恩情，罗氏子孙们不仅禁止捕捉翡翠鸟，还创编了翡翠鸟舞。每逢节日庆典之时，罗氏子孙们都会套上自己制作的翡翠鸟模型，模仿翡翠鸟的动作翩翩起舞，以表达对翡翠鸟的崇敬、感恩、祈祷生活安稳富足。翡翠鸟舞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了下来，由第一代创始人罗稻香开始，至今已经传承了十六代。

在观赏完活灵活现的翡翠鸟舞后，我采访了跳翡翠鸟舞的三位年轻小伙子，他们分别是



AI制图：罗润秋

大一学生罗浩、罗涛涛和罗世斌。据罗浩介绍，掌握翡翠鸟舞技巧的共有二十几人，而像他们这样年轻的只有六人。我问道：“那些比你们小的小学生不愿意学吗？”罗浩说：“练习翡翠鸟舞全程都是半蹲的，手脚的协调性非常重要，时常需要用手拉动模型里面的开关让鸟头转动、鸟眼睛张开闭合、鸟嘴发出‘嗒嗒’的声音，还要半蹲着做出闪、跳、腾、挪、卧等动作，很消耗体力。刚开始练的时候几分钟下来

就觉得很累了，所以年纪太小的人体力跟不上。”罗浩说，虽然练习翡翠鸟舞很辛苦，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每到周末或节假日，他们都会自发地相约练习。我看着他们舞动着翠绿的翡翠鸟模型，仿佛把整个春天都舞动了起来。

观赏完翡翠鸟舞，我们来到桐岭镇和律村民委的塘莲村，恰逢塘莲村的村民正舞动着龙鱼挨家挨户拜年，鞭炮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高大的楼房门上，鲜红的对联映着火红的灯笼，一派新春气象。每到一户，那家的主人必会提前点响鞭炮引路，把龙鱼引到自家厅堂，随后热情地拿出糖和水果、糕点和瓜子等招待，龙鱼舞罢，主人还会再次点燃鞭炮欢送。这一刻，我不禁想起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的一句：“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彼鱼龙是此龙鱼吗？

村民向我们讲述了“龙鱼舞”的传说：他们的祖先刚到此地时，这里毒蛇猛兽横行，妖魔鬼怪出没。这些妖魔不但能射出猛烈的阳光炙烤大地，使土地龟裂、寸草不生，还能吞吐毒雾，喷射出病疫瘴气，残害人和牲畜的性命。有一天，天空黑云密布，雷声轰鸣，一道闪电直劈地面。村前那个干涸许久的鱼塘边突然多了一个水缸大的泉眼，不断地往外冒出甘甜的清泉，不久数十亩宽的鱼塘就涨满了水。等天晴云散，村民们惊奇地发现鱼塘中开着许多美丽的莲花。几个大胆的村民划起竹筏到池塘里想探个究竟，然而一到池塘里，莲花便消失不见，次日清晨又开了起来。

从那以后，池塘里的莲花越来越多，妖魔鬼怪再也没有出现，村子里人丁渐渐兴旺起来，人们就把村名叫作“塘莲村”。后来有人说仙莲若配上神鱼，村庄将会更加兴旺发达。于是，村民们便制作了一只龙头鱼身的金色大鱼，敬奉为神鱼的化身，并创编了龙鱼舞。逢年过节，村民们都会焚香祷告，奉请神鱼降临，为他们消灾赐福。据介绍，龙鱼舞从创始至今，已经传承了十四代，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新的一年，愿更多的非遗被发现并得到传承，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窑鸡里的年味

李树岗

大年初一，按照老规矩，中午十二点前是不能吃荤的。母亲说：“咱们先搭个窑，中午过了就窑鸡吃。”我应了一声，扛起锄头往后院走去。

选好地方后，我开始搬土块、垒窑，忙活了半个钟头，母亲一边挖土一边念叨：“今年窑得挖深点，这样火旺，鸡才香。”不一会儿，窑的轮廓就出来了。

看到我们正忙着，堂哥二话不说就过来帮忙。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干活，笑声在后院里回荡。二十分钟过后，一个结实的窑就搭好了。

这时，82岁的堂伯缓缓步走来。她和母亲一见面就聊开了，从年轻时的趣事说到儿孙满堂，从过去的苦日子聊到如今的好光景。两位老人越说越起劲，干脆找了树枝当凳子，在窑边的一棵黄皮果树下继续聊。

不一会儿，嫂子也加入了聊天队伍。三个人有说有笑，女人之间的话题，我根本插不上话。

我开始生火烧窑，火苗呼呼地往上窜。一个多小时后，土块烧得通红。我小心翼翼地吧吧好的鸡用锡纸包好，轻手放进窑里，再用烧红的土块封住窑口，盖上一层土，不留一丝缝隙。

“爸爸，什么时候能吃啊？”儿子眼巴巴地看着窑，小脸上写满了期待。

“再等会儿，你先吃点零食垫垫。”母亲摸摸儿子的头，转身去拿零食。

我们一边吃一边等。儿子时不时站起来，踮着脚往窑口里看，可什么也看不见。“我都闻到香味了，怎么还没好啊？”他嘟着嘴坐回去，但脸上还是挂着笑。

“快了快了，小馋猫。”我笑着逗他，自己也等不及了。

准备开窑时，堂伯回家拿了一些沃柑来。“大过年的，给你们添点年味儿。”她笑着说。

终于，窑鸡烤好了。我们赶紧扒开土块，取出热乎乎的窑鸡。撕开锡纸，香气扑鼻而来。儿子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哇，真好吃！”

我连忙招呼堂伯品尝，她却扶着腰连连摆手：“灶上还放着两只鸡呢，马上就开饭了。”话音未落，她已转身往家的方向走去。母亲忙用油纸包好两只油亮的鸡腿追上去，堂伯母客气地推辞说：“不用，不用，家里还煨着两只鸡呢。”

看着堂伯母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暖暖的。这就是我们村的年味儿，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其乐融融。

吃着窑鸡，母亲突然说起了往事：“记得小时候，你外公也是这样带着我们兄妹几个窑鸡。那时候条件不好，一年到头就盼着过年能吃上一口鸡肉。”

嫂子接过话：“那时候窑鸡可没现在这么多调料，就是简单的盐巴和酱油，一家人在一起，吃起来也很香。”

我静静地听着两人的对话，窑鸡的香味还在空气中飘荡，那是年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更是幸福的味道。那一刻，我明白了为什么每年春节都要窑鸡。



立制作：张敬



玉米花里念童年

彭娜

周末，我和文友到都安采风，车子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惊愕间，我们齐刷刷地向窗外望去，只见一位中年大叔手持铁罐正往一个长蛇皮袋里倒出刚爆好的玉米花，一股白色的浓烟萦绕着他，瞬间将我的思绪带回到了九十年代的腊月。

三十年前的农村，过了腊八，家家户户都在为迎春节做准备，孩子们最期待的就属爆玉米花了。每天都有三五成群的小孩在村口张望，只要看到大叔扛着爆米花机进村，孩子们就兴奋地跑回家喊：“爆玉米花咯！爆玉米花咯！”一进家门，立刻扛起早已准备好的风干玉米粒，往村口冲，似乎晚到一秒，就会错过一个冬天的美食。

爆玉米花往往要先搭好架子、准备好柴火，这些都是孩子们的强项。大家分好工，两个稍微年长的留下来陪大叔搭架子，其余人则冲到房前屋后捡拾柴草，一溜烟的工夫就垒了一堆。

待火烧旺后，只见大叔打开手摇玉米花机，倒入干玉米粒，再将机子盖好，放上架子，一番娴熟地操作后，开始慢慢转动机子。等待的时间总是如此漫长。孩子们一边不停地添干柴，一边焦急地问：“玉米花什么时候能出炉？”

随着爆玉米花机内气压不断上升，只听见机子里玉米“噼里啪啦”作响，红色的火焰也一起舞动，构成一曲欢快的乐章。“让开！”大叔突然高声喊道。孩子们齐刷刷地退到一旁，眼巴巴地等待美食诞生。

只见大叔拿起爆玉米花机套入蛇皮袋，“砰”的一声巨响，玉米花迫不及待地喷涌而出，香气逐渐弥漫整个村庄。孩子们蜂拥而上，手捧玉米花，急忙送入嘴中，发出“嘎吱嘎吱”的咀嚼声，仿佛整个童年的欢乐都融进了这一口里。

大人们闻香而至，你一捧我一捧地吃着刚爆好的玉米花，享受着美食的香甜，细说着一年来的喜悦。

那个年代，过年的零食主要就是玉米花。哥哥作为家中的长子，每年都掌握着玉米花的分配权。每次将爆好的玉米花拿回家中，哥哥总要第一时间分成五份，母亲拿到最大份，其余四份也有分量多少的不同，我们往往通过抓阄来决定谁能拿到分量大的那份。无一例外，分量最小的那份总是被我抽到，即使用“一哭二闹三打滚”的手段，都未能使哥哥屈服。

多年后，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玉米花已经不再是过年的必备零食，但它蕴含的年味和童真一直在我们心中，不会消散。

“小妹，准备过年了，我爆好玉米花等你来！”临近过年，收到来自母亲的信息，看着屏幕上的字符，我眼眶湿润，惟愿年年有人盼，岁岁人安康。



扫码聆听更多美文。

都说“人老了就变小孩”，我那七十多岁的父亲尤为如此。他总是在家呆不住，出门又急着赶回家。平日里就算没事，父亲也爱屁颠屁颠地骑着自行车赶往两公里外的街上闲逛。哪怕只买一斤猪肉，或什么都不买，他也要在街上东瞧瞧西看看，非要感受一下街头的热闹氛围才安心。

自从我们购置了小车，父亲更是童心大发。每次得知我们将驾车出游，他总像个老顽童似的，嚷嚷着要跟我们一起去。每每此时，一旁的老妈总忍不住对他冷嘲热讽：“人家后生讲去哪里，你一个老头子总要跟去，不丢丑么？”但父亲才不管这些，每次出门，他总是匆忙换鞋子、衣服，一边叮嘱我们等他，一边表现得像个玩兴甚浓又担心不要他出门的孩子。

春节，带上老爸四处逛

原连辉

春节期间，炮声隆隆，每天早上吃饭时，父亲就会兴致勃勃地问我：“今天要去哪里玩，我也一起去哦！”

而大年初一，我上午有事，要参加协会组织的新春走基层文化活动，不便带上父亲，他满脸失望地呆坐在家观看春晚重播。直到下午三点多，我从四十公里外的活动地点风尘仆仆地赶回老家，打算带上即将高考的侄女、读高二的侄儿和会讲一大串吉利话的母亲，到县城里“广西规模最大”的文庙，瞻仰圣贤，祝愿侄儿们学业猛进。父亲知道我们的计划，又开始嚷嚷：“你们等等，我也要。”腿脚不便的母亲不耐烦地说：“我们去办事，你去看看风景而已，要不你带着孙儿去得了。我腿脚不利索，巴不得不用走！”父亲说：“除了不比你会说那么多好彩头话，别的我一样能干！”在大家都对逞能的父亲不耐烦时，懂事的侄儿却说：“阿公真可怜，个个都说不要他去，他那么想去就让他去吧！”说完，侄儿主动去帮父亲喂鸡，让他快去换鞋，以便尽早出发。

年初一的县城，不时堵车。当我们火急火燎地驱车到二十公里开外的武宣文庙附近，又

急匆匆步行五百米赶到文庙大门处，已是下午五点。文庙工作人员把守着虚掩的大门，显然是对前来游玩的人流采取了“只准出不准进”的方式。我们表示来意后，工作人员说：“我们准备清场了，你们明天再来吧。”我指着侄儿、侄女对她说：“阿妹行行好，让她们进去游览一下吧！”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工作人员打开了大门，同意让我们进入。

我们无比敬重地给孔子等圣贤上香行礼，又急匆匆参观了庙内两侧厢房，便离开了文庙。走出大门，已是夕阳西下，逞能的父亲说：“看吧，好在是带我，要是换成你妈来，还没到庙门口，人家早关门了！”我顺势说了一声：“是啦！好在是带你来，让侄儿、侄女赶上了文庙大年初一最后的开门时间，大家都沾福了！”听我这样说，父亲美滋滋的。

大年初二，吃过午饭，我们想到附近的贵港市一游。叫上父亲，他开心得很，把昨日的解放鞋换了，找出平日不穿的皮鞋穿好，率先走到小车旁等着我们。去往贵港市的高速路上，看着车窗外的山岭、房屋，父亲兴致勃勃地评说着沿途的地势、生活水平和变化等，还提到他当年有许多战友是这一带的人。看得出



烟花下的欢歌

许开斌

微风轻轻地踏着脚尖
悄悄溜过迷人的夜晚
街边的灯笼宛如小太阳
散发着温暖的光
光晕随着风儿流淌
晕染了夜的阑珊

一家人围坐在门前的石凳上
满心欢喜期待烟花的登场
孩子们兴奋地挥舞着荧光棒
蹦着跳着，拍着小手叫嚷
我张开双手俏皮地跟着摇晃

第一束火光如飞鸟挣脱樊笼
瞬间点亮了人们眼中的光芒
迷人的璀璨，是被赋予生命的精灵
红的似火，燃烧着新年的希望
黄的如光，抚摸着爷爷奶奶的脸庞
绿的像梦，为孩子们编织奇妙的幻想

烟花一朵朵，一束束，热情而奔放
如银河般倾泻，似点点繁星坠落
绚丽的光影汇成一片梦幻的海洋
路过的人们无不被这绚丽牵绊
大家驻足脚步，沉醉于这美的盛宴
笑声在空气中欢快地回荡

此刻，脚下被火光照亮的石板路
变成了一条闪亮的星光大道
我站在烟花舞台的中央
应和着夜色中最美的和弦
踩着绚烂的节拍
心中的快乐，如同烟花般绽放

忙与人生

流云

于匆匆的步履间，
日子似飞梭编织着岁月的锦缎。
忙碌如喧嚣的鼓手，
击打着杂乱的节拍。

晨曦未现就已踏上奔波之路，
夜幕浓重仍未抖落满身疲惫。
梦想于忙碌中日益憔悴，
心灵在奔波中渴望着停靠的港湾。

然而忙碌啊，并非人生的全貌，
那短暂的安宁，方为灵魂的栖息之所。
在忙碌的缝隙中，
我探寻着爱的暖意。

忙碌的风，吹不散真情的霏霭云雾，
人生的征途，隐匿着无数温馨的山谷。
即便忙碌如影随形，
心中怀揣着爱，就不会迷失前行的方向。

期望在这份繁忙忙碌的人生旅途中，
能够握住那一缕温柔，
让心灵于喧嚣之中，觅得宁静的角落。

来，每新到一个地方，总能让他感触良多。或许，在父亲看来，能去哪游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和家人一起。

大年初三，妹妹一家回来拜年，我们叫来叔叔，也就是父亲的两个弟弟一起吃饭。席间，大叔说：“你们让个座，让我们三兄弟坐在一起，方便碰杯敬酒！”难得一见六七十岁的亲兄弟，主动要求坐在一起的，我们哈哈大笑起身让位。大叔不时跟父亲碰杯，语重心长地说：“阿哥，现在生活好了，你看看，过年时孩子们能随便拉你去到处旅游，算有福气了，我们要保养好身体，多享受和见证这越来越美好的生活啊！”大叔说完，我们一起举起杯，在或远或近、或密或稀传来的鞭炮声中，共贺蛇年吉祥。